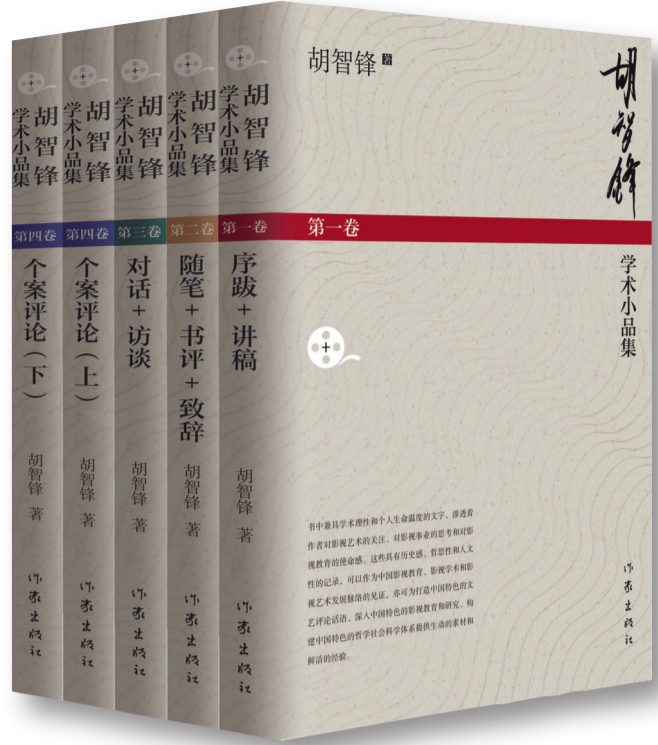


品味海棠 之温润风雅

——胡智锋学术小品集《读后》
□王一川



我的桌上放着装帧精美、散发着书香的厚厚一叠新书，名为《胡智锋学术小品集》，共4卷5大册，由作家出版社今年出版。这套书第一卷为“序跋+讲稿”，第二卷为“随笔+书评+致辞”，第三卷为“对话+访谈”，第四卷为“个案评论(上下册)”，既是作者近40年学术短论的一次集束，也是他学术心路历程的一种总汇，自然会引起我一读为快的兴趣。

整套书名为“学术小品”，自然不同于一般小品散文，而应理解为学术性随笔、短章。它们在文体上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以理智型语言为主去论述而不是描绘，二是篇幅都不长，简短短小，点到即止。这样，阅读这套学术小品集，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词语简练明晰，论述逻辑严密，间或有洋溢诗情画意的语句，有时在逻辑严谨中透出情思灵动和性灵洒脱，总体上回荡着一种敏锐而又明快的学术思风。如第四卷(上)的《〈长津湖〉：战争电影创作的新界碑》一文，这样评价该片：“以全新的影像、视角和思想，呈现出具有史诗意义和风范的壮丽影像，成为新时代中国战争电影创作的一座具有突破意义的新界碑。”《纪录片〈长征〉的“四力”与“四有”》，顾名思义，以“四力”和“四有”去概括纪录片《长征》的美学特色，指出其具有文献可信力、艺术表现力、情感感染力、思想震撼力等“四力”以及“有情怀”“有担当”“有积累”“有方法”等“四有”。这样的论述，都致力于以简约而精准的语句去概括作品的美学特点和建树，展现出潇洒自如的学术思风。

这里呈现的学术观点总是前沿的和务实的，透出对于中国艺术传媒发展和传媒艺术学发展的精辟观察和个性化洞见。第二卷的《电视节目的关键在于讲好中国故事——在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上的致辞》，对“电视将死”这个一度“危言耸听”的传言展开正面批驳，指出需要冷静理解当前电视面临的新环境，即“全球化、媒介融合和国家需求”三方面特点，接着分析当前电视媒体有三大优势，即信息发布的权威性、作为“撒手锏”的直播日常化、高端大制作，最后提出主体重构策略：“如果电视能够在生产主体、传播主体和营销主体上进行现代化的重构，我相信它依然会焕发全新的活力和生机。”如今电视艺术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和在多种艺术门类中的独特传播优势，都证明他的这一论断经得起时光更替和行业发展的严格检验。

透过这些序跋、书评、短论、演讲、访谈等论述和记叙，特别是其中所论周围真人真事和所评当代文艺作品，可以见出作者学术人生旅程的清晰印记。从山东大学的翩翩少年到北广青年教师，从《现代传媒》继任主编到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处首任处长，担任中国高校影视学会掌门人期间，让该学会在全国高校做得风生水起，被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引进担任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再到担

任北京电影学院行政领导。他的学术人生景观在不停变迁，但不变的是他一贯的逻辑严谨和思风潇洒的学术气质及学者风范。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我看这套学术小品集的缝隙处，总是跳动着一种独特的人格风范，这就是温润而又风雅，合称温润风雅。智锋教授出自作为齐地的胶东半岛，又多年求学于省会济南，想必自幼受到管子式的富国安民、以法治国等经世济民思想的熏陶，和以仁厚、情义、诚信等为代表的儒家传统的涵濡，这两种思想传统在他这里达成了汇通和交融。论为人，他总是温润和慷慨，待人真诚厚道、温暖如春、乐于助人、敬重师长、帮助同辈、提携后辈。至于为文，则总是睿智、雅致而又注重实务，善于以专业深度去透视传媒艺术行业现象，提出来自这个行业顶尖智者的独家新观察，流露出一种学者风雅。

我注意到第二卷有《深谷幽兰——追忆郑世明》一文。文章写于异国他乡访学之时，深情追忆英年早逝的友人和同事郑世明教授，其中提及的诸多细节和场景让读者生出身临其境般感受。这也使我不禁忆起当年认识郑世明的一幕，作为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评审人和答辩会成员之一，我对这位话语不多而有主意、做事沉稳的年轻人有着清晰的印象。现在从这些回忆文字里，更可以细致了解到郑世明的自信、独立、执着等个性，同时可以体会到作者对这个个性独特的友人的关切、爱护、怜惜和缅怀等浓郁情怀。当他回忆和点评郑世明人生点滴时，他自己的为人和为学准则及其好尚也都同时流溢出来，让读者可以同时真切地领略到他的温润风雅人格。

有趣的是，作者相信，每个人的人格特性都可能对应一种花的特性：“小郑啊！如果每一个人都对应一种花，我觉得你最适合的应该就是兰花！恬淡、清爽、雅静、幽香！我们不能过去陪你，就让漫山遍野的深谷幽兰长相陪伴吧！”深谷幽兰这一“对应”式象征意象，真有精准传神之妙，由此也可见出作者本人对朋友情义厚重之程度。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当我读过这套学术小品集后，应该从这片生机勃勃的学术话语园地里，发现怎样一种可与作者本人人格或秉性相对应的自然界之花呢？我想到的是我居住的小区里那一株株海棠，素有“花中神仙”“花尊贵”“国艳”等美誉。海棠素喜阳光，在光照充足的环境下可旺盛生长，还喜欢温暖环境，有一定耐寒能力，有的在4.5月份开放，有的四季盛开。海棠的花瓣层层叠叠，基部呈白色，芽中现红色，可谓白里透红、红里含白，红白相互辉映、相互借势，共同营造出近似锦的盛景。这样的海棠往往被赋予一种品格，端庄、明丽、耀眼，同时又温润、高贵、雅致。这正可以用来对应智锋教授笔端流露出的温润风雅的人格风范，阅读这一篇篇充满灵性的学术小品文，再品味那些飘逸于字里行间的海棠式温润风雅，正是人间乐事。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北京电影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电影学院行政领导）

《南腔北调》说东西

——评王清淮《南腔北调》
□穆仲宣

大名鼎鼎，把济南推向中国最宜居城市的榜首。

“朝花夕拾”是作者自叙传，作者本人就是《我的大学》里的“谢宝树”校长，一个妙趣横生的家伙。一个总数100多人的山沟小学校，被谢宝树三级跳，跳成了“大学”，王清淮就在这所大学里担任“教授”，教其实是小学生的“大学生”学习，教他们其实是初中代数的“高等数学”，主要任务却是喂猪。如此荒诞的事情，写得却很开心。上级来大学视察，他跟上级解释为什么大学课程表与中小学一模一样：“这课程表看着是个课程表。”上级说：“其实不是课程表？”“其实就是课程表！”跟说相声似的。王清淮自己喂养的一头猪，与王小波那头“特立独行的猪”遥相呼应，都在房顶上叫，一个学狼嚎，一个学汽笛，特殊的年代，猪们也异化了，两头猪从没见过面，但不影响它们相隔千万里作“量子纠缠”。

“花边风月”是时评，作者以传统文化的视角评说身边的人和事。国人有两个毛病，一是随地吐痰，二是楼道展览。关于楼道，姜昆说过一个相声，他说的并不夸张，从前的楼道确乎如此。可是，当今城镇居民人均用房面积已经达到38.6平方米，楼道里依然堆满了永远不再使用的东西，这就是一种病，而且是顽疾。《楼道》里，作者把生活过成了“段子”，雇佣搬家工人秘密清除楼道的桥段，总感觉像小说，但既然在“布鲁克林”，那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深夜“被搬家”的住户早晨醒来又哭又骂，好像又不是小说了。奇妙的是，几天之后楼道又堆满了杂物，甚至还有80年代“丹碧丝”的外包装，感觉楼里住着女妖怪。如此戏剧，仿佛还是小说。不过，生活就是戏剧，但远比戏剧精彩，如此而已。《胡说和汉说》提出当前农村和农业非常严重的问题。既然土地大片闲置，不如改变一下思考路径，采

温度与尺度

——评古风长篇小说《艺考》
□石钟山

古风是搞评论的，我一向对评论家的创作持有某种审慎的态度。我怀疑习惯于理性思维和哲学思考的评论家，是否能顺利而又不失趣味地写出叙事性的文学作品来。作家出版社的朋友给我这部《艺考》的时候，叮嘱我一定要看看，说是一部“很有特点”的书，我想这大概是在吊胃口吧。

其次，我对“艺考”的题材并无太大兴趣。虽然我勉强算个曾经历过“艺考”的人，可我们那时都是在部队写出了些东西，有了相当的积累，是干部“调学”性质，跟《艺考》里所写的高中生考艺术学校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此这部小说起初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直到有一天，写作之余随手翻看这部放在书桌上的《艺考》，无意间被李禾根这个主要角色吸引了，才静下心来阅读。这一读，还真读进去了，不仅读进去了，而且还被其中的故事和叙事手法所吸引。阅读时有两个词语闯入我的脑子：温度和尺度。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看似是个冷静而理智的人物，其实内心充满了热乎劲儿，有激情。在人物的表面冷和在热之间，作者很恰当地把握住了火候，他知道如何写这个人身上那些“铁板一块”的原则，写他做人的底线，固执地坚持所谓“公平公正”的姿态，却又不失时机地描绘他在执拗之外的那些情感，如写李禾根与校长刁子规之间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写他与唐达明、胡文华、陶仲生、刘淑媛等人的同事关系，写他与妻子张秀芹、岳母、老家人的关系等。

冰凉的外表下却是一颗滚烫的心，原则之外散发出人性的光泽。一冷一热，一温一凉，这才是天性、本能，是自然人的真实性情。对《艺考》中所写的李禾根正是性情之人，是个充满了理想与执念的人物。如果去掉人物的职业表层，剩下的就是个可交之人、可信之人、可亲之人。这样的人物在今天的文学图景里也是难得的。

因为这个人物，让我对这部作品产生了兴趣。的确，起初随便翻阅时，觉得作品中的人物过多、情节繁杂，甚至觉得有些乱。一个人物登场，还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另一个人物却又出现了，一个故事没有讲完，另一个又隐隐地铺展开。但当静心踏实地阅读时，却发现作品的妙处，作家是用缠毛线球的方式，一条一条地在主要人物身上缠绕故事和人物。围绕着李禾根，牵扯出校级人物刁子规、曹耀辉、冯坤，再延伸出机关干部裴晓华、刘民潮、黄干事、朱晓天，随后是考生、考生家长、记者、媒体，再回到李禾根的私人关系：同学唐达明、刘译，妻子张秀芹、岳母、老家的人，等等。李禾根是核心，缠绕在李禾根身上的诸多线头，一条条密实地包裹其间，一点点加力，一层层加厚，像滚雪球，由一个点慢慢扩大、充实、膨胀，最终形成了一个坚实的故事体积。李禾根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核心，其他人物都是因他而生、因他而长，去留都是由李禾根这个人物故事的需要而定，虽然人物很多，线头很多，却都围绕着一个轴心而转。

正因为李禾根的存在，那些由主要人物生成的社会关系、同事关系、家庭关系，才得以杂糅相处。人物间走得近了，就会摩擦产生热量，故事便油然而现，离得远了，会让我们看到那种因必要的疏离而产生的美，那种模糊而朦胧的诗意。由此，我对李禾根这个外表看起来铁板一块、内心却热乎乎的人物有了感觉。

剩下的问题是，我要看看作者是如何在这个轰轰烈烈的艺考故事下，把握叙事和人物的尺度了。于是你会不由自主地打开作品，被有趣的故事吸引到艺考世界中去。小说叙事集中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却浓缩凝练出一个庞大而丰富的高校艺考世界。这里有权在握的校长、书记、副校长，有关办事机构的头头脑脑们，有博学多才的大学教授们，有考生、有家长，有各路神通广大的人，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媒体各色人等，有各种你可以想象出来的可能事件，也有你无法想象的那些内幕与真相。

艺考是个热热闹闹、重复上演、经久不衰的社会事件，也是引发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事件，动一动就会引起蝴蝶效应，一不小心就成为一个人一生的痛。参与艺考的不只是那些渴望一举成名的考生们，也有怀着各种各样的想法“死盯”着艺考的各种人物。小说用丰富多彩的故事展现复杂多样的人性，呈现这一类人的生存困境。特别是在聚光灯下的李禾根、刁子规，还有那些高雅而神秘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北京电影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电影学院行政领导）



的考官们，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被随时放大、曲解、发酵，成为热点和痛点。这样的故事，不是内行是很难写出的。

读到这里，我才想起来去了解现实中的作者古风。如果这个作者不是身在局中，如何窥得这般内幕？仅凭借想象，又怎能制造出如此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触碰这颗雷？于是向作家出版社的朋友请教，这才知道作者古风的确是个行家，是多年身陷艺考“深坑”的当局者。我恍然大悟，这才明白他用心之苦、用意之深：作者是想用“局内人”的娓娓真言，唤醒那些盲目之人。

于是，我们看到了故事之外的“技术性”描述。比如，作者有意把艺考的程序“透露”给读者，把考官们的评判标准明确告诉那些仍在一头雾水中努力备考的学生们，让他们朝着正确方向去用心。我们甚至还能在作品中看到作者煞费苦心引用的“范文”，告诉读者什么是好的作品，什么是能够打动考官的文字。作者用一位久经招生工作的内行者的经验来告知考生，努力虽然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正确的方法其实可能更重要。小说所讲述的故事本身，还暗示了某些落选考生或许并不是因为其能力和水平不足，而是有许多外在的、偶然的、不可预测的因素，在艺考中起着相当的作用。

这样分析，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作者古风的叙事意图，他在用丰富而繁杂的故事和人物关系，讲一种简单的观念，即艺考考的是什么。这是一本在生动故事之外的“考生真经”。

从叙事技术的角度看，作者对叙事尺度的把握相当有分寸，得体恰当。在人物塑造上，叙事的冷与热、温与火处理得恰如其分。李禾根在冷冰冰的底线前存在着温情，甚至于有激情。他做事讲原则，却也并非“一根筋”；他有理想，却也并非空想；他追求公正规则，却也懂得柔性。这让李禾根周边的人们感受到了热量在挥发的暖意。李禾根在刁子规都松动的时候，依然坚持着底线与红线，你会觉得这个人物似乎不可理喻，但当涉及到人性、人情的时候，他又暖了起来。他并不像他自我评价的那样，是个“无趣之人”，而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充满了柔情与热血，是条汉子。

在故事推进上，作者冷静而又自然地讲述，有缓有急，有慢有快。既有华丽的场面描写，也有细腻的心理推测，既有结构坚实的骨架，也有丰满有力的血肉。作品一气呵成，衔接有序，语言流畅结实。

阅读《艺考》让我改变了对批评家写小说、理论家搞创作的某种固执偏见，原来他们也可以写得如此严谨周密。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北京电影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电影学院行政领导）



里，本来很枯燥的戏曲理论问题，在这里说得活活泼跳脱，极富戏剧性。《曲折锁麟囊》一篇本身就是“当代戏剧史”的一出戏剧，谈的是一出优秀的戏剧如何被拆解、填塞、扬弃，然后又缝合，其间充满起承转合。“醉娘子，你看什么？”“锁麟囊。”“你看什么？”“锁——麟——囊！”霎时，人们仿佛已经置身于剧场之中，随着剧情泪落如雨。

王小波追求“有趣”，王清淮也是。从“朝花夕拾”的自叙传推测，他与王小波是同时代人，二人看问题的视角也十分接近，语言风格相似。王清淮在王小波远去25年后出现，王小波的身影不孤单。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北京电影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电影学院行政领导）